



女人的战争

焕 钧 著

1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的战争/焕均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6.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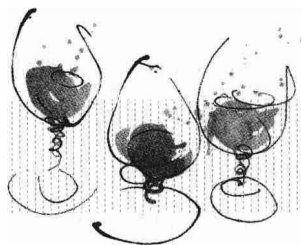
ISBN 7-80623-693-7

I. 女… II. 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05241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9.25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247000
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印数	1-4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6年11月第1版
纸张规格	640毫米×960毫米	印次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693-7/I·491	定价	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战争新论 (代序)

南豫见

焕钩悄然地打响了一场战争。

战争,在人类的文字库存中是一个极具恐惧与血腥的字眼。

“战争,让女人走开”,作为惨烈二战所传承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非但被文学家奉为经典,也早已成为政治家、军事家行为的准则,甚至是铁律。

匪夷所思的是,焕钩打响的这场战争不仅没让女人走开,而且是“女人”的战争。更令我惊讶的是这几个没心没肺的“资深美女”,凭着怀揣的一纸文凭,竟心比天高、目空一切地发表了战争宣言:最热闹的是官场,我们身处局外,太寂寞了。我们有漂亮的容颜和性感的胴体,我们要深入进去,杀他个人仰马翻。

这几个女人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当今的男权社会绝非一块被弃之路边的西瓜皮,岂能被几双放大的三寸金莲随意踩在脚下?

她们的结局会是怎样的?

这就造成了一个强烈的艺术悬念,撕扯着受众的心,容不得你不读下去,甚至迫不及待地跳着页码去寻找有关“桃儿、花儿、

最热闹的是官场

我们身处局外，太寂寞了

我们有漂亮的容颜和性感的胴体

我们要深入进去，杀他个人仰马翻

——桃儿、花儿、雪儿三位年轻女记者的战争宣言



桃儿

3月
13日



TAO ER'S DIARY

今天是人大会报到的日子，所以起得早。宿舍在银丰酒店阳台上四处张望，有夜是满腹心事的预感。
——月夜，我独自在银丰酒店阳台上，仰望星空。

今天是人大会报到的日子，所以起得早。披着衣服站在阳台上四处张望着竟是满腹心事的感觉。一只飞鸟孤零零地在窗外阴沉沉的空中喳喳地叫着，时远时近，一圈又一圈地盘旋。鸟儿，你很孤寂很无奈吗？你是还没有找到爱人还是被爱人抛弃了？也许都不是，难道你是一只已近中年的雌鸟，也像人一样厌倦了固有的生活，要寻觅一种新的感情归宿？我不懂鸟类的感情讯号，鸟大概也不领会我的满腹心事，但万物皆有灵性，我深信它和人一样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打开窗户，试图与它有一种近距离的对话状态。鸟儿像是理解我的样子，贴近窗户飞了几圈，还发出了一阵更为尖锐的叫声，然后盘旋着远去了。望着远去的飞鸟，我有些怅惘地呆站了一会儿，怅怅然进屋洗漱去了。

会议驻地在银丰酒店。上午处理手头工作很顺利，下午去会上报到时心中没有杂务，顿感清爽。在路上不时地碰到一些熟人，连跟人打招呼都感觉比平时热情了几分。快到酒店时突然觉得额头上有一丝丝的凉，摸一下额头，竟然有些湿湿的。仔细看看空中，原来已经飘起了雪花。雪花非常的小，小得不仔细观察，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个冬天几乎是干燥的，还是初冬的时候下过一场小雪，那雪下得犹犹豫豫，像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歌女，欲说还休，欲哭无泪，人们对下雪的兴致还没有提起来就停下了。眼下干燥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春的暖意已使柳绿桃红，万物复苏。

上午还和几位同事一起感慨春雨贵如油，阴了两天还没有见着一

一会儿闲话，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们几个女代表簇拥着乘电梯到了一楼大厅，隔着玻璃，外面已经是一片雪的世界，纷纷扬扬，撕棉扯絮，漫无边际。趁着几个女代表兴致勃勃地为这场雪而惊喜和感叹的时候，我拨通了王一明的手机，告诉他外面下雪了，我已经在大厅里等他。几位女代表看够了雪景，要到餐厅里去了，我说要等个人，让她们先走。

王一明带着灿烂的笑容走出电梯，向我走来。他走近了，我们相视一笑就一起朝着餐厅的方向去了。想想当时的情景，还真是很默契的样子。我们本来是想趁吃饭时间单独呆在一起随便聊聊的，结果一进餐厅就看到那几位女代表在靠门口的餐桌边坐着。几个女人见到我们，都热情得像见了自己的亲人，喊着叫着要我们入座。我知道王一明不情愿，但也不好不顾她们的盛情只管离去，只好说服他和她们一起坐了。

尽管这顿饭吃得很热闹，但我知道王一明心里边是别扭的。从餐厅里出来，隔着玻璃，外边的雪下得正紧，白茫茫、静悄悄的一片。正寻思着出去看看雪该多好，包里的手机响了。拿出来看看，是花儿的号码。她今晚有重要的约会，怎么会结束得这么早？心里这么疑惑着接了，才知道她那边并没有结束，是要我别安排其他活动，约好秀芳和雪儿等她一起去赏雪。能和几个好姊妹一起赏雪，当然是让人动心的事。在酒店大厅，和王一明告了别，便分别与秀芳和雪儿联系。本来花儿被派到人大会上采访，如果不是她有事，今晚我们就可以一起在会上吃饭的。秀芳和雪儿也被电视台派到会上，秀芳在政协会上采访，政协会议的驻地和银丰酒店只隔一条马路。雪儿到会上的任务是在举行大会时到台上念念会议决议之类的。这次人大、政协会议我们要亲密地泡在一起了。她们都知道花儿今晚的重要约会，都在电话上问：“花儿的约会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我开着玩笑说：“快了，速战速决。”

我们说好在我房间里聚齐。两个人都没说在哪里，只说马上赶过来。

正说笑着，就听到了花儿兴奋的敲门声。

我们叽叽喳喳地走出了酒店。

毕竟已经到了春天，雪下得再大也积存不起来了，雪花落地被人一踩就化了，只在路边有少量的积雪，路边的被一层薄薄的雪花包裹着的树枝很好看。漫步在飘飘洒洒纷乱迷蒙飞雪中，欣赏着路边被雪覆盖的花木，忽然想起了不知在哪儿看的诗句：“好大的一场雪，一场春天的雪哟！春天的雪和冬天的雪不同：冬天的雪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春天的雪像梦一样，从我的心中飘来。”问她们看没看过这几句诗，她们都说这诗的意象很美，我们走在春天的雪里就像走进了梦境。



下午去梅苑酒店和张国宝约会，走在纷纷扬扬、无声无息飘落的三月桃花雪里，顿生赏雪之兴，便打定主意尽可能早点结束约会。我们快要离开梅苑酒店时打了桃儿的手机，要她们等着我一起去赏雪。我知道几位风雅的姐们儿不会拒绝这样的美意。

我们几个好姊妹从银丰酒店步行走向市政府旁边的花园，远望去，真是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被白雪覆盖的繁茂雪松连成了粉妆玉砌的丘陵，绵延起伏、错落有致。走近了，树上的枝条在路灯照射下都成了白得耀眼的毛茸茸、晶晶亮的枝条儿。

桃花是新水市的市花，整个城市的路边、街心花园及所有的绿地四周都种上了观赏类的桃树。一到春天，桃花就开遍了各个角落，白的、粉的、红的争奇斗艳真是好看极了。眼下正是桃花吐

自己就像是被风雪摧残的桃花，本来是冰清玉洁的纯净女子，被生活磨砺得不成样子。老爸和张国宝这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老男人都让我着迷，老爸神秘丰厚，张国宝随和温顺，更懂得如何娇宠女人。本来是拉人家下水利用他的，反而弄假成真坠入了情网。就在那一瞬间作出决定，能放下的暂且放下，舍不掉的就先纠缠着。与赵大伟的感情纠葛也许就要到此为止了。

生活是美好的，现实是无情的。我的生活造就了我的人生，我只能是在严雪中开放的榆叶梅，明天的我依旧风采照人。



李滔出差了，是去北京。网上没有了夜马行空便没有了小妖。

因为和几个可爱的老妇女在一起，少了一个树枝、花叶之类的网名。如果没有去看雪，会再多一个什么样的网名？也许有一天会用桃花雪作为我的又一个网名。桃花雪是什么样子？晶莹的，剔透的，易化的，短暂的，却是罕见的。桃花雪清新湿润沁人肺腑。站在乱纷纷飞舞的雪影中忽然觉得我们乱纷纷的生活有点像桃花雪的样子。对于那些总想纠缠我们的男人来说，看到我们大概和我们看到桃花雪的感觉差不多吧。风姿绰约，如幻如梦。桃花雪，这个名字适合于我们每一个人。

小妖：你好，我是小妖，夜马行空是只吃夜草的马还是只在夜间行动的马？

夜马行空：马无夜草不肥，想让马儿跑就叫马儿多吃草，

些微红光。眉骨突起，两道剑眉之下的小眼睛晶亮磊落，还真有点英雄气概。

我站起来侧身从他面前走过，将要开门时回过头说：“感谢石总今天让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位自命不凡的人，我满足了你近距离认识雪儿小姐的好奇心，你也满足了雪儿小姐近距离观赏石总的好奇心，我想我们该说再见了。”

霎时，石磊冲上来挡住了门，他大山一样的身躯挡在我面前。我们互相对视着僵持了一会儿，这种僵持是一种神秘的揣度。揣度之后，我和他一齐发出了笑声。

笑过之后他说：“别急着走，雪儿，我们还没谈正事呢。”

“我们有正事要谈吗？我们认识还不到一个小时。”

石磊又踱过去，靠着他的老板台说：“人与人之间能不能相知不在于认识时间长短，能不能共事、谈事更不以认识时间长短而定。我们集团决定在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做一年的广告，请你按规定给我一个合理的价格，我目睹过你的风采之后，就再也忘不了你的举手投足，所以我亲自出面来办这个事情，希望能把这事交给你做，这也算是我一次假公济私吧。”

“如果我不管呢？”

“我想你会管的，就算是朋友帮忙你也会管的，相信雪儿小姐是个乐意为朋友帮忙的人。”

“好吧，我可以帮你问一下价格，也可以做工作让他们尽量安排好的时段。”

“我看人不会错的，雪儿小姐果然是个热心肠。”

“你要谈的事情谈完了，雪儿小姐可以走了吧？”

石磊一边走向套间一边说：“来、来、来，坐一会儿，不要急着想走，我觉得我们认识应该再深入一些，我这里有好茶，我一向认为好酒好茶要和朋友一起品才是好上加好。”

石磊推开了那扇关着的门。

向我摆着手说：“来、来、来，品茶聊天才不辜负这大好春光啊。别怕，我既不是流氓也不是无赖。”

他这样说,我只好随他进去。里边的房间好大,一边是沙发,一边是古色古香的深棕色桌椅,桌上摆放着精巧的紫砂茶具。茶是上品的绿茶,他演示着中国式的茶艺。他递给我一只小杯,我放在鼻子下深深地嗅着,淡淡的茶香沁人心脾!

他的宏达集团既有客运也有货运,业务已经覆盖全国九个省。他要在中原做成全国最大的运输集团。在淡淡的茶香中听他讲述勃勃雄心,不知不觉已近中午。

他望望窗外雪后温和的太阳说:“好天啊,吃饭去吧。我这里有餐厅,虽然简陋,但我们有运输的优势,各地特产虽不能应有尽有,但不失宏达集团对待客人的一份心意呀。”

哪里是因陋就简,餐厅的奢华比得上星级酒店。石磊把菜单推到我面前。

我扫了一眼说:“首先声明,雪儿小姐有个好习惯,不挑食,这费神的事情还是不劳她吧。”

石磊听后笑笑便自作主张了。手机响了,花儿问我在哪儿,要接我一起吃饭。我只好说有朋友请客,正要与她们联系。

她说:“也罢,分头行动吧。”

在石磊的宏达集团餐厅吃到了东北的野蘑菇、东海的鲜虾和北京的酱牛肉,喝到了山西的杏花村。宏达集团的餐桌很丰盛,阳刚的石磊也该是一席盛宴吧。

和三位老妇女在银丰酒店大餐厅的角落里共进晚餐。因为老妇女的风情,晚餐也是风情的。她们讲述中午的热闹游戏。我调侃:“真遗憾,错过了一场好戏。”

几个激情澎湃的老妇女!

今晚是第三次使用小妖这个网名。连续三天在网上出现我的同一个代号,这是第一次。遇到夜马行空,聊天儿室里小妖这两个字大概要重复一段时间了。昨天,网上的小妖与夜马行空交换了通讯号码。为了保持神秘感,他们约定暂不通话。

官，除了受官场的摆布还得受你们的制约，我哪还有一点人身自由？这官干脆我不当了，还继续当这小编辑、小记者吧。”

她们都笑着说：“我们给你提这一点小小的要求就吓得不敢当官了，你说你还能干成啥大事。”

说来也真巧，我们昨天晚上策划了怎样去见姜华，今天中午就碰见了她。我们三个从房间出来要乘电梯到一楼餐厅吃饭时，电梯门一开，就看见了姜华书记，电梯里只有她和她的秘书。姜华书记来这里工作时间短，不认识我们，大概还知道我们是记者，一见我们，就和蔼地打招呼：“这仨闺女。”

见她这么礼贤下士雍容大度，我们抑制住兴奋和激动，快速地在脑海里寻找与这位掌握着干部命运的女书记交流的语言。我第一个开了口：“噢，姜书记！”口气中带着意外和惊喜。

花儿接道：“昨天晚上我们还谈起您。”

女书记面带微笑亲切地看着我们，目光里分明在问：你们昨天晚上还谈起我吗？谈我的什么？

秀芳说：“我们几个都觉得您是平易近人的领导。”

听了秀芳的话，她的目光更慈祥了。三楼和二楼竟然都没有人上电梯，我们和女书记意外的短暂交流在没有人打扰的情况下顺利进行。到了一楼，我们都表现出彬彬有礼的样子，簇拥着女书记走下电梯。分手时，她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几个闺女，这几个闺女。”

我慌慌张张地说：“开完会我们去看您。”

在走向餐厅的路上，两个人都说我的机会来了，连天都在帮助我，这么巧就碰上了姜书记。听了这些话，我也往好处想，也许机会真的来了。我跟着莫润楠来到这个城市，所走的每一步都靠自己努力，结婚成家、生育孩子，可以说生活步步艰辛事事不易。没有背景、没有根基，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才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当上了人大代表，成为市里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机会不负有心人，我无论如何都要抓紧抓好这个机会。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官已经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事了，已经成了几个好姊妹的共同理想和

追求。结果的成败又有了新的内涵和意义。



上午台长在会议的间隙找我谈话，让我参与筹备一个谈话栏目。这栏目是反映市民与政府间的对话的，名称还没有确定。栏目由我主持兼做制片人，当然是以我为主。到电视台已快两年，说是来做主持人的，可一直没有明确一个栏目，不是哪里缺人让我去顶替一下就是市里搞大型活动去主持一下。轻松是轻松了，风光也风光了。市里活动主持得多，自然小有名气。一些部门、单位搞活动的时候也来请我，少不了给点服装费、酬劳费。倒是挣钱、交友的一个好门路，可作为一个美其名曰的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不能主持一个固定的栏目，总不是名正言顺的事儿。放弃中学音乐教师的稳定职业，自费到大学进修电视专业，就是为了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外边主持节目也引来了同行的不快：我在外边风头出尽了；我的男朋友太多了；我外快挣多了，假公济私了；我的发型我的服装都另类了；总之是雪儿出格了。我不知道周围那些同行的目光和议论是嫉妒还是羡慕，也许都有吧，不管这些。

有个古典的妈妈，我从六岁就去拜师学二胡。拉二胡是妈妈的梦想，唱歌是我的梦想。妈妈要培养一个拉二胡的古典淑女，我盼望着有一天能站在舞台上长发飘飘，引吭高歌。让妈妈陪着考了音乐学院的二胡专业，又背着妈妈去考了另一所大学的声乐系。放弃了重点音乐学府，而走进了普通院校声乐系的大专班。

忘不了妈妈的含辛茹苦，忘不了妈妈的涟涟泪水。为了有一天能长发飘飘地站在舞台上，女儿第一次伤了妈妈的心。走进大学的时候，雪儿在心里告诉妈妈，总有一天，您会为女儿感到骄傲的。然而，为什么总是梦想不断，为什么总是惹得妈妈伤心不安？我知道，只要我的梦想不断，妈妈就会有伤心、有不安。雪儿是个梦想不断的人，不甘心在这个小城市做一辈子音乐教师。我有梦想，我要去追寻梦想。就在我准备放弃中学教师的职业，拿出所有的积蓄去进修电视专业之前，我告诉妈妈：

“您就不要操心了，我当不了专业歌唱演员，也许能做一个不错的电视主持人。我形象不差，思维敏捷，我会成功的。就算不成，我还能去歌厅当个歌手，怎么样都不至于没有饭吃，就算最坏的打算，总能找个丈夫养我的。”

这些都是安慰妈妈的话，当然不能随便嫁个男人的。

在北京进修两年，为了当上主持人的梦想，我又回来了。生养我的家乡，建筑更高了，道路更宽了，名贵的树木多起来了。这些都不过是城市的外衣。城市的内涵是人的精神，是市民的人文理念。我的观念，我的作为，这个城市接受不了。回来将近两年，除了男朋友，几乎没有女朋友。两个月前，我结识了和我一样被这个城市认为出格的几个女人，她们自己说是几个老妇女。桃儿机灵，秀芳沉稳，花儿风骚。机灵，沉稳，风骚，到了一定境界便成了品位。不走近她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年龄段的女人还有如此激情。除了那些追我捧我的男人，她们是我接触最亲密的人，这大概就是缘分。

有一个固定的栏目，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自我介绍，我是电视主持人。更重要的是，可以告慰妈妈，她女儿的梦想实现了。这个将开的栏目，是新水电视台的第一个谈话栏目。有不少人在等着看我的笑话、挑我的毛病。但是，我会成功，一定会成功。我要给观众一个新感觉。

晚上老史请我吃饭。老史算得上一个慷慨的朋友。他这教育局长可真滋润哪！

已，感情上的稳定都是相对的，现代人做到一成不变不容易，有时候想寂寞都难。女人之间如果都能信守秘密互相理解，既能遮人耳目又能把隐秘的感情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什么不好？

贺然是很活泛的一个人，人家还是个银行的行长呢，一直在追求着秀芳，不知道为什么秀芳总是不即不离地躲闪着，就是不接他的茬。男人啊，要喜欢一个女人也是没有道理的，秀芳并不怎么漂亮，按时下女人四十豆腐渣的说法，也奔着豆腐渣的年龄了，可人家贺然就是死追着不放。贺然在开会的第一天就要请我们吃饭，那天因为张国宝抢了先，推辞了他，今天他又打电话要请我们，秀芳找不出托词，便说我们是集体活动，怕晚上有什么安排，到时候才能定，要他晚上再联系。刚刚接了贺然的电话，王一鸣打了桃儿的手机，也是要请我们一起出去玩玩的。接着是张国宝，对着手机和张国宝一通胡扯，就要挂线时他不忍就此罢休，对着手机传过来四声响亮的叭叭声，说是给我们四个每人一个吻。刚刚合了手机盖子，还没有放下就又响起来了，她们取笑我说真是生意兴隆啊。方森打电话问我在哪里忙，在会上怎么没有见到我？我说你只记着看领导，怎么会看得见我，心里有我自然会看得见我。他说我今天不看领导只看你，今天我把自己送给你。我说我正和几个好姐妹在一起，你把自己送给我一个人是不够的。他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啊，送给多少美女都行啊。她们听我和这个打电话的人这么热闹，说我和这个人的关系一定不同寻常，问这个人是谁。我一时没有向她们介绍方森的兴趣，便说你们见了就知道了，反正早晚要见的。我们三个的手机此起彼伏响个不停，已经够热闹的了，但和雪儿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三个人的电话加起来也没有雪儿多。雪儿接电话的声音很轻柔，她是主持人，发挥声音的效果正是她的专长。每听她接一个电话都会让人禁不住地想，这声音就是一个大磁场啊，哪个男人听着她的声音能不想入非非呢？

这应接不暇的电话都是没事找事，几乎每个打电话的人闲聊一通之后不是说今晚请你们吃饭就是说请你们出去玩吧。这些

女孩儿将信将疑：“你们还这么好？”

我说：“我俩是好朋友，我愿意让我爹娶她。”

花儿更像有钱人的太太，两千多块的衣服，连眼都不眨一下，更不问打不打折就让打包了。许是这几个女人太惹眼、太无视一切，卖衣服的女孩儿一愣一愣的。有时在饭桌上向人介绍也是大姨、二姨和妈妈。效果是难以想象的疑疑惑惑和莫名其妙。这玩笑很让人开心。除了玩笑，也不是没有真内容。我是把她们既当长辈也当姊妹的。她们各有风情，那风情才叫真风情。桃儿是饱读诗书的风雅。秀芳是纤尘不染的纯洁。花儿是顾盼生辉的妩媚。

我是最欣赏花儿的。友情和爱情，男人和爱人在她心里是那样的泾渭分明。这世道啊，女人是不能对男人太信任的。花儿以她的智慧和超然的态度洒脱自如地周旋于男人之间。她又从男人的电话中受到启发：开酒店。

这是一个绝妙的创意。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人是什么？说穿了不过是动物的一种，无非是高级的动物。这高级动物还是人类自己的定义，这高级也不过是表现在人能够金玉其外。物竞天择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金玉其外的女人是美丽的，为了金玉其外我们就要学会用智谋、用手段。

花儿说得多好啊，没有钱就找男朋友借！为了美好的生活，就伸出你的温柔之刀吧。



桃儿

3月
18日



TAO ER'S DIARY

下午刚开完会，花儿打电话说晚上有人请客。问她请客的人，她十六岁在松山酒店当服务员，我们三个都订有包间是来请客，怎么不能人家。

下午刚开完会，花儿打电话说晚上有人请客。问她请客的人

是谁，她怪怪地说：“见了就知道了，现在保密。”

晚上六点在恺丰酒店门前聚齐，我们三个都好奇地问是谁请客，怎么不见人来。花儿说：“我已经打过电话了，他说那边应酬完才能过来，他已经订了房间，让咱们先开始。”

恺丰酒店的单间全是以世界名城命名的，我们被小姐带进了多伦多房间。刚一坐定，花儿就掏出手机按了一串子号码说：“我们已经开始了，你快点来啊。”语气嗲嗲的。打完电话，又狡黠地向我们挤着眼说：“咱先开始，他等会儿就来。”

雪儿笑笑问她：“又是一个老相好吧？”

她眯缝着眼睛笑答：“Yes！”

我迷迷糊糊跟着来吃饭，不知道请客的人是谁，原以为秀芳和雪儿她们知道花儿这个朋友是谁，听雪儿这样问，才知道她们也不知道今晚是谁做东。

我们一边等着请客的人，一边听花儿的又一个故事。她说：“这是我当记者第一次单独到县里采访发生的事。我第一次去集县采访，县委宣传部长接待我。”

她说到这儿，我和秀芳同声问：“方森？”

她看看我们吃惊问：“你们都认识他？”

我看姊妹们都急着听故事，便说：“别打断，你继续说吧。”

花儿继续讲她的这个故事：中午我喝了一点酒，当时也不感觉喝得多。吃了饭他安排我到县委招待所休息，他送我到房间坐了一会儿，不知是酒的作用还是咋回事，我那天特别想说话，就和他唠起了家常。我说我小时候的事，说我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所付出的一切。说着说着我就哭了，我哭的时候他的眼里也噙泪了。那天中午他陪我坐到下午三点。他说，真想不到你这么一个灵秀的小女子会承受这么大的重担，从今天咱们认识开始，以后你就是我的妹妹，我就是你的大哥，要是有人欺负你就告诉我，再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看谁还敢欺负你。

听到这儿，我故意逗她：“这时候你就在他的怀里了吧？”大家看花儿嘿嘿地笑起来，我们也都发出了含义丰富的笑声。

堕落不可。花儿前天晚上还说要搞一次清退,把那些无关紧要的男友清除出去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呢,今天就又冒出来一个方森,说不定明天又冒出一位圆森呢。”

她这是说那天晚上在政府旁边的桃花园里赏雪时花儿说过的话。那天晚上,大家正说着一些有点神经有点自赏有点得意的不着边际的话,花儿突然说:“我给你们发布个信息,我决定和赵大伟了断,不再和他来往了。”

她这话像一枚炸弹,轰响在漫漫的雪野里。我和秀芳都停下了脚步,吃惊地看着她。许久,我们才反应过来,我说:“不可能,我不相信。”秀芳也说这不可能。

雪儿不在意地叫喊着说:“你是不是朋友多得顾不过来了,要精简机构啊?”

花儿笑笑认真地说:“看着眼前这些被摧残的桃花我真有说不出的伤感,咱本来也是冰清玉洁的,现在连爱情都不知道真假了,遇到有点权势的男人就想要弄风情。说实话这一会儿我感觉自己很可悲啊。”

这话倒是真话,我知道她是一个很真实很纯粹的人,她不说言不由衷的话。但不和赵大伟来往,我们觉得她做不到。爱情于她就像盲人的拐棍一样不能离开,赵大伟曾让她那样动心。我也实实在在地说:“你做不到,花儿,我不信你能做到。不管怎么说,他让你动心过。”

花儿深思着说:“要我一下子脱离原来的生活可能不容易,但是让我慢慢做。张国宝都可以做我的长辈了,还对我这么投入,这么痴情,我还不忍心就这样甩了他。赵大伟已经时间长了,该清除出革命队伍了,和他就当是开了一场玩笑吧。”

雪儿翻出花儿那天晚上说过的话,秀芳我们两个都涮她,说她还年轻,大的作为在后面呢。

我们开着玩笑转了一圈再走进多伦多包间时,方森和花儿正头碰着头低语。

从宾馆出来和方森分手后,秀芳要回家看孩子。我也说:“出